

明明不是瓦，为何称“明瓦”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“明瓦”这词我最早见于周作人的《乌篷船》中：“……乌篷船大的为‘四明瓦’（Sy-menngoa），小的为脚踏船（划读如uoa）亦称小船。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‘三道’，亦即三明瓦。篷是半圆形的，用竹片编成，中夹竹箬，上涂黑油，在两扇‘定篷’之间放着一扇遮阳，也是半圆的，木作格子，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，径约一寸，颇有点透明，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，这就称为明瓦。”（《周作人散文选集》）。

其实，幼年时的我接触过明瓦窗，只是不知那薄片就是“明瓦”。先父早年在浒山城中向大户陈氏购得两进一院的清代住宅，窗户上嵌着明瓦。至20世纪50年代初“公私合营”后，我家便从店屋迁入该房子。入住不久，把正面的窗子更新成了玻璃窗，记得当时在慈溪城区内有成排玻璃窗的人家是不多的。后来我家又把“退堂后”的明瓦窗也改掉了，但厨房间的明瓦窗一直未更换过，直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。可惜的是，我最终没把这两扇明瓦窗留

存下来。

《汉语大词典》“明瓦”条下说：“磨成半透明的薄片，嵌于窗间或顶篷上以取光，称为明瓦。我国未有玻璃以前多用之。”笔者认为能制明瓦的材料至少有三种：

第一种是贝壳，包括蚌壳、蛎壳、扇贝壳、海月等。贝壳经过精心磨制，光滑平整，牢度也不错，每片切割成大小划一的方形。贝壳磨薄后成了半透明片，可以采光，且原有的贝壳纹理依然清晰，散发着特有的光彩，煞是好看。

据载，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“旗舰”长约140米、宽约56米，是古代中国体量最大的木船。那时没有电力照明设备，明火使用又受到限制，必须充分利用自然光。郑和宝船就利用了蚌壳作为明瓦来采光。

第二种是明胶。明胶是动物皮、骨、肌膜等结缔组织中的胶原部分，降解而成为白色或淡黄色、半透明的胶液或粉粒。它是一种无色无味、无挥发性、透明坚硬的非晶体物质，可溶于热水，不溶于冷水，但可以缓慢吸水膨胀软化。

在明代，南京是明瓦的制造中心，现在仍保留“明瓦廊”这一地名。据载，南京明瓦廊制作明瓦所用的明胶大多由羊角熬成，故称“羊角明

胶”，由羊角明胶压成的明瓦俗称“明角”。明清两代，南京大小街巷中普遍使用的就是这种明瓦。“明角”还能做成羊角灯，南京羊角灯还成了宫廷贡品。吴敬梓在《儒林外史》中描写道：“到晚来，两边酒楼上明角灯，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，照耀如同白日，走路人并不带灯笼……”

明清时，苏州人烟稠密，房屋连片，明瓦的需求量很大。据说最多时，苏州曾有40多家店铺经营明瓦，道光年间还在阊门外成立了明瓦公所。

还有一种是天然云母。天然云母是一种矿物，呈六方形片状晶体，性柔易分割且无污染，绝缘、阻热。将云母切割成薄片，装在窗户上就成了云母明瓦。云母明瓦又轻又薄，透光性强。记得我老家用的就是云母明瓦，拆迁时我触摸它，早已发脆发霉，不可把玩。一般认为北方多用云母明瓦，而周作人说的鱼鳞片明瓦，我未见过。

过去明瓦窗很常见，特别是在大户人家宅院里。十多年前在慈溪鸣鹤古镇上明瓦窗较多，然而古镇开发后已无处寻觅。

在一些江南市镇上还能见到明瓦天棚，天棚即在比较大的店前，当街临河架设的木棚，也叫廊棚。叶圣

陶的《多收了三五斗》中，就提到了明瓦天棚，“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。早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，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那顶旧毡帽上。”

乌篷船中有一种叫明瓦船，过去仅在绍兴存在。1916年孙中山到绍兴时乘的就是这种明瓦船，1926年周作人推荐好友“子荣君”坐的也是这种船，1939年周恩来总理回绍兴时乘坐的也是。随着时代变迁，明瓦船渐渐销声匿迹。

因缘巧合，我认识了自费筹建古船文化博物馆的绍兴松陵造船公司老总何关明，了解到他出巨资精心复原了各类传统木船模型，其中就有已经消失的明瓦乌篷船。在他的船模陈列馆里，我见到了“一明瓦船（即在乌篷间安装一道明瓦，余依此类推）”“三明瓦船”“四明瓦船”“五明瓦船”并在其指点下，拜会了正在安装明瓦的船匠韩师傅，更有幸找到了在景区已投入实际使用的明瓦船。

明明不是瓦，为何称“明瓦”？我终于找到了可信的答案。因为安装每一片小小的明瓦，必须是上一片的下端压住下一片的上端，这样才能有效防止雨水下流到内部。这与屋顶上的瓦片盖法完全相同，故称“明瓦”。

回味

陈 峰

吆喝声掀翻了村庄的寂寞。吆喝什么？是兑糖客人的吆喝么，不像。是卖泥螺蟹酱的吆喝么，也不像。这口音奇奇怪怪，超出了小孩子的想象，叽里呱啦，肯定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。

大人在一旁说，在吆喝馄饨呢，那是温州人。大人瞪一眼小孩，板起脸警告：别靠近担子，吃了这馄饨，读书混沌沌。

远远地望见摊主坐在小凳子上，一格格抽屜抽进抽出，忙碌着。孩子们望着，不甘心，吸一口空气解解馋，一股子香气钻进鼻腔，好闻极了。这香从何来，谁都知道，是这摊子带来了香气。

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去看看，到底是什么让人混沌沌。河对岸小红娘刚生下弟弟，要吃馄饨。小红在馄饨摊边得意地东张西望等待着。我迈着小步子围过去，想看个究竟。摊贩落手快得跟变戏法似的，还没等我看清楚，粉团团已盛在碗中，既清且醇香的汤，泛着油花，撒上碧绿葱花，映着鲜红肉馅。小红提着篮子，兴奋地急匆匆回家去了。

粉团团里面还有肉，原来这就叫馄饨，清清爽爽的馄饨哪里混沌沌了。吃不到就说葡萄酸，大人的脑瓜子里尽是些唬人的东西。

等我上小学三年级，村里才有了馄饨铺。上学路过时，我会站在摊前看一会儿。只见师傅用单根筷子拨一点肉馅往薄如蝉翼的馄饨皮上一抹，左手顺势一捏，往木格子里一扔，馄饨便柔顺地躺在那里，一只接一只，一排又一排……我呆呆地看着，心想这师傅如果学武功，肯定是个武林高手。馄饨就是暗器，裹上铁弹，往人身上一掷，嘿，谁也想不到。

彼时的早餐一般是在家吃泡饭，三分钱一只的大饼，也只是偶尔吃到。馄饨就别指望了，要一角三分一碗呢。但也有例外，比如生病时。所以我暗中期盼生病，故意把衣服脱了，故意在冬天喝点冷水。终于，感冒虚张声势地来了，只一点点的头昏脑涨。没关系，我吞下一口热茶，装成浑身无力的样子，要求父亲带我去医务室量热度。父亲终于开口：去吃碗馄饨开开胃吧。

等的就是这句话啊。母亲在一旁反对，吃什么馄饨啊，一点点热度睡一觉就好了。我缠着父亲他要说话算话，不是常常说君子说话，四匹马也追不回吗？

走到馄饨铺子，迫不及待地跟师傅说，要一碗馄饨，声音响亮得丝毫不出生病的样子。师傅应声“好嘞”，开始包馄饨。这次我看得真切了，左手皮子，右手竹签，挑一点点的头昏脑涨。没关系，我吞下一口热茶，装成浑身无力的样子，要求父亲带我去医务室量热度。父亲终于开口：去吃碗馄饨开开胃吧。

此后的早餐一般是在家吃泡饭，三分钱一只的大饼，也只是偶尔吃到。馄饨就别指望了，要一角三分一碗呢。但也有例外，比如生病时。所以我暗中期盼生病，故意把衣服脱了，故意在冬天喝点冷水。终于，感冒虚张声势地来了，只一点点的头昏脑涨。没关系，我吞下一口热茶，装成浑身无力的样子，要求父亲带我去医务室量热度。父亲终于开口：去吃碗馄饨开开胃吧。

为了满足我的心愿，母亲伏在缝纫机前整整三天。窗外的光线细碎碎漏进来，她的侧影那么柔和，那么美。

钓鳊鱼、龙虾，或摸螺蛳，或用蜘蛛网捕蜻蜓、金虫。我呢，大多与母亲一起在小院东北面的河边洗衣服。河埠头的洗衣石板已被岁月磨得十分光滑，两棵百年榕树在晚风中婆娑起舞，令人遍体生凉，心旷神怡。

晚饭过后，小院东面四伯伯的桂花树下最热闹。裁缝外公的谜语、隔壁伯伯的聊斋故事、王伯伯的甬剧，我至今还耳熟能详。要不是想包满堂红，我和弟弟是要磨蹭到很晚才肯睡觉的。小院的前明堂被弟弟整出了一个角落，鸡冠花与满堂红开得正旺。等毛豆叶、菜刀柄、花瓣、明矾、白线一切准备就绪，姐弟俩开始互相帮忙用满堂红花泥包指甲。最后，我把手指张得开开的，弟弟把小指头翘得高高的，小心翼翼地去睡觉。那时，我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明天，指甲不知会染得多红？

这一年夏天，我9岁，弟弟7岁。



小馄饨吃的是情趣。（柯以 摄）

玲珑有致小馄饨

天，只恨还没吃够，已见碗底，汤也没影了。

后来，父亲带我去县城，见识了剁肉馅的奇妙。师傅双手各执一把刀上下翻飞，剁成肉末。再用一根圆筒状的棒槌敲打，师傅说，肉打得越久便越烂熟越膨胀，打到最后，膨起的肉茸会起丝，竹签一挑，馅子便粘在皮子上了。偶尔的偶尔，父亲赏我一碗馄饨，我就想着要细细吃慢慢品，但又总是囫圇吞枣。想着有朝一日赚了钱，一次吃它个两三碗。

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馄饨皮薄馅小，吃的是情趣，并不是为了吃饱。用小调匙羹一舀一舀，吹一口汤，碗成了一面湖水，翠绿的葱丝荡荡漾漾，这是生活的情调。以前哪有闲心追求情调，因此在求饱的年代，普通人家对馄饨望而却步。

如今，故乡的馄饨尚在，却再也吃不上过去那种精致玲珑、有情有调、有烟火味的小馄饨了。眼下，肉馅是绞肉机绞的，包出来的馄饨，个头硕大无比，荒腔走板简直成了饺子。

就算如此，馄饨依然深受食客喜爱。

深夜，街头转角，灯光昏黄，雾气袅绕，一边是馄饨摊，一边是大饼摊，馄饨和大饼，绝配。寒风中，人们搓着手，缩着脖子，等一只饼等一碗馄饨，心里暖暖的……然后，打着饱嗝，回家。



▲绍兴景区里使用的明瓦船。
▶在船内看蚌壳明瓦的采光效果。
▼四明瓦船船模。



▲船匠师傅为乌篷船模型安装明瓦。

缝纫机，“哒哒哒”地响

风物

虞 燕

踩动脚踏板，皮带轮转啊转，两块布从针头处一过就缝合在一起了；不用时，挺立的机头可藏进“腹内”，盖上盖板，就是一张小方桌，变魔术似的。这就是神奇的缝纫机。

母亲做衣裳属于自学成才。旧报纸上划粉涂涂改改，几番来回后，裁成纸片，形状各异。拈起纸片覆于布料上，比画来比画去，确定无差后，咔嚓咔嚓，裁剪完毕。机头支起，上针、穿线，缝纫机哒哒哒响起。母亲坐在那儿，双脚踩踏板，脖子略前倾，眼朝下，紧盯送布牙、压脚及针板部分，车好的布料缓缓往下滑。我很好奇，贴过去想学，被母亲“啪”一下打回伸过去的手，“小孩不能玩，别把手扎了！”

起初，母亲只做些相对简单的

东西，如饭兜、短裤、布包、反穿衣，但她好学，借来服装裁剪书反复琢磨，试着用旧衣物裁剪、缝制。拆了做，做了拆，缝纫机是劳模，黑夜白天哒哒哒地响。母亲的缝纫技术日益精进，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我。虽经济拮据，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扮美我。做窗帘，多出来不大不小一块布，花色繁杂，母亲把它剪成两块，分别与纯白色玻璃纱、奶白色的确良缝接（都是以前剩下的边角料），做成了两条相拼连衣裙。为免单调，又在裙上绣了不同的花样。穿上，我就跟一朵蝴蝶花似的；阿姨的半身裙，不小心划破好大个口子，母亲端详半天，拿皮尺量了下我身子，三下五除二裁剪好，布料在车衣针下曲里拐弯弯了一圈，很快，我便穿上了无袖裙；裤子的膝盖处破了，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到的贴布，记得是鹿的模样，左右膝盖处各缝上一个。多别致的裤子啊，小伙伴们忍不住来摸我的膝盖。我心疼，可别把我的小鹿摸毛了……

翻新改旧，拼缝补缀，母亲勤快，缝纫机便没个闲的时候，哒哒哒天天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开了裁缝店。

总有邻近的媳妇、姑娘来向母亲讨教，在我家的缝纫机上练起了手。我在一旁“监视”，怕她们搞坏了缝纫机。果然，状况不断，有把车衣针直接弄断的，有皮带“出机”、缝纫机无法运转的，有把针线“吞”进缝纫机的……尤其针线被吞，很麻烦，得拆开机头，把线头慢慢清理掉。烂摊子都是母亲来收拾，她一点不恼，还手把手教她们。姑娘、媳妇来得更勤了，手里拿着各色布料，比布料，比手艺，闹哄哄，搞得家里像开了缝纫班。若做好了衣裙，索性再来个缝装秀，又是一番评头论足：我家缝纫机简直公用了，我多么不乐意，嘟嘟甩脸给她们看，无奈，人家从没留心过一个小孩的脸色，抗议无效。

不过没多久，我就眉开眼笑了，因为偶尔她们会多扯点布料过来，

手上的余粮，就会忘了一路的劳累与猪粪的腥臭。绕过西墙，我放下桶，小憩片刻。在墙根，弟弟种了株南瓜，喇叭状的花下，果实隐约可见。瓜蔓下的阴凉处，弟弟握着小锄头，屁股一撅一撅地在挖蚯蚓。绕着他脚踝嘎嘎叫唤着的，是一群黄毛小鸭。有时，我也剪剪黄鳝，把鳝段轻轻地塞入乳鸭扁扁的嘴巴。

走出小院的后墙门，往西迈上十余步，就到了菜园。三四分旱地，被父亲拾掇得蔬菜满目、瓜果飘香。瞧，花生、茄子、带豆、蕃茄、丝瓜、玉米……早饭后，我和

弟弟常常提着篮子到那里采撷劳动果实，有黄金瓜、菜瓜、香瓜，足够我们一天解馋。

小院的后明堂有一口可供饮用的石砌水井。当时冰箱还是稀罕物，我们把西瓜、藕粉什么的放入吊桶，在井水里漂浮两个小时，就是午后的“冰镇”美味了。村口来了卖木莲冻的，准会到我家打井水，然后送两碗木莲冻给我们姐弟尝鲜。

傍晚时分，院内铺在粗大的木屋柱间的红石板滚烫滚烫的。弟弟喜欢跟随父亲走出后墙门，穿过名叫小坟的草丘，到俗称为大江沿的河边



甬城绘·古桥



通济桥

通济桥横跨余姚城中的姚江之上，由于它是姚江上最长、最高的桥，故被称为“浙东第一桥”。据《余姚县志》载，该桥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（1041年-1048年），初名德惠桥，木结构。后改名为虹桥，屡建屡毁。元至顺三年（1332年）改建成石砌三孔桥，定名为通济桥。

（丁安 绘）

故居的夏

慢时光

鲍静静

儿时的故居，是一个建于清末的木结构小院，它有着两米多高的青砖围墙。

远离小院的东面，可见一排矮平房，朝西第二间为我家的猪圈。每天清晨，我一步三摇地提着一大桶拌着菜叶、馊饭、残羹和糠的猪食去喂猪，听着猪栏内肥猪嗷嗷地叫唤，看着它们舔溜舔溜地抢食，我拍拍